

@鸚鵡史航: 史航说书, 这九本近期会说——徐浩峰《大成若缺》, 赫利厄特(也译吉米哈利)《上帝创造了一切》。

@藏书家谢其章: 《搜书后记》, 小津安二郎《我是做豆腐的》, 我只做豆腐》, 黄纪苏《与精英保持距离》, 汪朗等《老头儿汪曾祺》, 启之《中西风马牛》, 萨苏雪珥《大国作手》, 值得一看。

@故宫博物院: 清代黄汉著《猫苑》中所辑《相猫经》中记载:“纯白而尾独黑者, 额上一团黑色, 此名‘挂印拖枪’, 又名‘印星猫’。人家得此主贵, 故云:‘白额过腰通到尾, 正中一点是圆星。’”明代朱瞻基《五狸奴图》中位于画面右起第二只猫就属于“挂印拖枪”。(《故宫画谱·花鸟卷·猫狗》)

@田艺苗: 奈伊一直是钢琴家里的钢琴家, 里赫特与肯普夫都对她的推崇备至。“这声音, 不仅停留在耳中, 而是回响在人们心里。从她第一次登台起, 所有人都知道了, 这位伟大的女钢琴家能从那隐藏在人类灵魂深处最深不可测的根源里

汲取她的力量。”(肯普夫)

@李玩: 千百惠这个不插电版的《想你的时候》, 比流行版本轻柔很多, 我初次听到, 是在一个春天的下午。

@牧羊看书: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威廉·多伊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学术史, 从17世纪末一直写到1789年8月封建制度彻底瓦解。分别用几个章节写了对法国大革命起源各学派的猜测, 革命的原因, 描述了几个重大事件, 最后叙述了各阶级的状态。

@金马洛: 十年前, 我在甜水园一家书店买到蔡恒平。那是第一次读蔡, 对其小说和诗歌才华惊讶之极, 尤其是诗歌, 反复读过多遍。五年前与顾建平老师初次见面时聊到蔡, “阿顾”惊讶于我竟读过蔡。在北京国际书展, 见到这本书的再版特别想立即重温那些十四行诗诸如大盗般拿了就走。

@吴行妙: 去订2013年的《散文》, 同时推荐《炎黄春秋》。

@夜班工人丙: 《散文》, 久违了。

@胡舒

立: 财新《中国改革》是思想性刊物, 确实更适合坐下来慢慢看, 静静想。

@熊孩子不思議: 很久不读刘墉的书了, 偶然看到这本《你不可不知的人性》在排行榜上排名很高, 就下载读了读, 确实写得很好。建议涉世不深的姑娘们都可以读一读, 人性有时候真是奇妙的东西。

@新浪读书: 著名散文家董桥的六卷本散文集。是他在香港《明报》的专栏结集, 分为阅读、文物、文化、人物等。既写旧时风月, 又论今人时事。犀利敏锐、俏皮幽默, 承晚明小品之灵动, 又接英国随笔之恣肆。轶闻隽语杂于其中, 东拉西扯, 实深具匠心。

@何力: 早醒, 接着看奥兹的《费玛》, 很牛, 一流。虽然是翻译了, 但原有文字那种穿透的曲折, 想像力, 神秘感, 引人入胜。奥兹其他的小说哪本好看?

@搓人宋宋: 两度布克奖得主彼得·凯里入围2010年布克奖的《主仆美国历险记》; 一次美国民主制度的探索, 一段横跨大洋两岸的主仆友谊; 两个来自旧世界的主人公, 一个来自法国, 一个来自英国, 命运却将他们同时安排在了19世纪的纽约。

@浮尘录: 推荐《我的乡土我的国》的书评《人间疾苦(文/王安忆)》。“书中, 本只是为素描所写的这些解说性的文字, 现在看来, 其实是可当做小说读的……”

@酷狗冬子: 朋友寄来潘雨廷先生谈话录, 由弟子张文江先生整理记述。这几天开始读, 似懂非懂, 但觉有意味。他说: 你们把“游于艺”视为七十境界, 当然可以, 我想说的是“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还是同时的, “志于道”同时就是“游于艺”, 否则学习太枯燥。有些感。慢慢读下去。

@绿茶: 1903年, 金子美玲生于一个叫仙崎的日本美丽小渔村, 中学毕业后在继父经营的一家小书店做店员, 阅读, 是她最大的生活乐趣。1930年, 正青春年华的她在“上山文英堂”书店二楼, 吞下大量安眠药, 离开世界。留下512首童谣。《金子美玲全集》收录了她全部的心灵疗伤的童谣。

@老麦咖啡馆: 《念旧》, 作者简铭甫, 副标题: 我不在跳蚤市场, 就在去跳蚤市场的路上。简老板在世界各地的淘货经历让人羡慕和妒忌。

美文鉴赏

各家声音

◆ 你已经7个月了。7个月, 够一生受用的道理都学完了, 这个道理就是: 哄。爸爸妈妈天天哄你, 对吧? 学会哄, 一生受益。想原创, 就把想象力哄高兴了。想孝顺, 就把父母哄高兴了。想走对人生路, 就把眼力哄高兴了。

作家给顾羽乔小朋友写的赠言

◆ 刚出唱片时, 我常常到夜市去找, 哎, 有了! 有盗版还开心。那时的梦想很卑微。现在年轻人说热爱音乐, 热爱什么? 他们想象成为巨星或拿巨额代言费, 但谁一出手就会到那个位置呢?

歌手庾澄庆给年轻人的忠告

◆ 画家因为有了市场价格以后, 心情不再纯粹, 上世纪80年代时请人家写一幅字, 被认为是很风雅的行为, 可是现在讨字画的人和写字画的人心里面都已经有了市场价值。收藏大兴, 好处是人们会为了收藏而读书思考学习, 坏处是文人交往之间已经没有了纯粹的友谊。

学者陈平原对收藏的看法

◆ 22年前, 我在德国开始读博士, 当时导师正好是系主任, 我以为占了便宜, 但很多事情他居然还要我自己去跑, 因为作为系主任他并没有很大权力; 过了三年, 他又被推为系主任, 这一次他死活不干了, 因为“系主任是所有同事的丫鬟”(他的原话)。但他作为最高级教授的一页推荐信, 人人都买账。

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以自己的经历说“教授治校”

◆ 这个时代的青年, 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很少。越聪明的人, 越容易有欲望, 越不知应在哪个地方搁下那个心。心实在应该搁在当下的。可是聪明的人, 老是搁不在当下, 老往远处跑, 烦躁而不宁。所以没有志气的固不用说, 就是自以为有志气的,

往往不是志气而是欲望。

梁漱溟给年轻人的忠告

◆ 教育的目的无他, 就是教会一个人如何评估事证, 如何判断虚实, 如何厘清真假, 如何分辨事实和虚构。对社会最大的挑战毋宁就是人民思辨的能力。在黑与白之间, 出现众多层次的灰色, 如何判定是非真假成为全民课题, 更凸显一个事实: 没有思辨能力的民族, 只能往一个方向走, 就是沉沦。

龙应台谈教育目的

◆ 拍某些历史人物传记片, 还需要拿到后代授权, 如果是亲生子女也就罢了, 关键是隔了那么多代, 你们知道祖坟在哪儿么请问? 要单是授权也就罢了, 连剧本都得让这些八杆子打不着的子孙后代先审, 看来只能一遍遍拍李莲英安德海了。

编剧宁财神发在微博上的“牢骚”

◆ 这一百年的悲剧莫过于语言的悲剧, 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的思维, 然后变成我们的人格。

陈丹青对这一百年的另一种解读

◆ 物质的富庶并不说明内心精神世界的丰裕。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是靠世世代代一心一意的日积月累, 才闪烁出如此夺目的光彩。现代人既享受着这种文化之光的洗礼和恩惠, 却不去仔细辨析理解、心存感激, 而是急功近利, 忘记传统的价值——现代文明的根, 是多么的可悲。

日本建筑师杉浦康平在《造型的诞生》对现在人的警醒

◆ 那时候, 村里虽然贫穷, 但是男孝女贤, 乡亲和睦。远近十几里内只有一个人人都认识的抓手, 他每次赶集都会去集上试手, 都会被抓住打一顿。抓手似成小品演员, 五天定期娱乐而已。

作家王跃文在微博中说, 很想念祖母描述的贫穷年代

名人评论

来, 绵延下去, 成为一首乐曲。我们只是记得呐喊的姿态, 很快便忘记了它迸发出的音符, 可是我们会长久地记住一首乐曲。因为它有了旋律, 成为生命。于是我终于明白, 一个群体的重要。我需要你们, 和我一起披着青春上路, 茁壮地呼吸, 用力博取时间。我需要你们, 与我一同被写入一支乐曲。

李敖: 我用类似登徒子的玩世态度, 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 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 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 它不是全部, 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 除了快乐, 没有别的, 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 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 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

朱德庸: 如果出太阳就去晒太阳, 如果下雨就出去淋点雨, 如果有饭吃就出去吃饭, 如果有人找喝酒, 就出去喝个痛快, 如果有人喜欢你就出去谈场恋爱。总之, 周日就是老天让你做这些事用的。

孟非: 我们每个人一生中发展的局限和性格有关, 我们的停滞不前和性格有关, 我们所犯的人生错误的代价和性格有关, 重复的人生代价和性格有关, 我们无法突破的自我瓶颈和性格有关, 我们自以为是为以为我们全部都知道了其实什么都不知和性格有关。

李安: 如果我们在人生中体验的每一次转变都让我们在生活中走得更远, 那么, 我们就真正的体验到了生活想让我们体验的东西。

于丹: 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的, 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 忘记了他的笑容, 忘记了他的脸, 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 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海清: 新手的意思是什么, 我认为可能是我们在很多上面, 都没有经验, 都需要我们自己的双脚去踩这块地, 我们生下来也许这块地是泥地, 也许是草地, 也许趟着的是水, 也许有软垫, 没有人知道, 人生这条路上我们只走这一回, 可能我大你几岁, 我能给你经验, 但这个经验未必到你这适用的, 真正的是什么, 是你在这条路上去摸索, 你的脚感受这个地该怎么走(路是自己趟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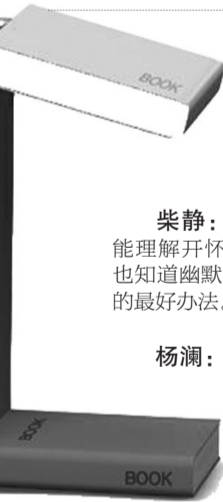
苏霍姆林斯基: 在人的心灵深处, 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 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 这种需要则特别强烈。

余光中: 尽管译者的名气难比作家,

地位不及学者, 还要面对这么多委屈和难题, 翻译仍是最从容、最精细、最亲切的读书之道, 不但所读皆为杰作, 而且成绩指日可待。翻译一部名著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间, 幸福的译者得与一个宏美灵魂朝夕相对, 按其脉搏, 听其心跳, 真正是一大特权。

龙应台: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 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 你跌倒时, 怎么跌得有尊严; 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 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 你一头栽下时, 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痛, 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 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 怎么收拾?

王小波: 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 傍晚时分, 你坐在屋檐下, 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 心里寂寞而凄凉, 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 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 衰老下去。在我看来, 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柴静: 从尘土里来的人, 能理解开怀大笑背后的酸楚, 也知道幽默是面对不完美人生的最好办法。

杨澜: 年轻时候最大的财富, 不是你的青春, 不是你的美貌, 也不是你充沛的精力, 而是你有犯错误的机会。如果你年轻时候都不能追随自己心里的那种强烈愿望, 去为自己认为该干的事, 冒一次风险, 哪怕犯一次错误的话, 那青春多么苍白啊!

九夜茴: 我们都以为长大以后就能真正的永远相伴, 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拼命成长, 但是当真的长到足以告别青春时, 才发现, 原来长大只会让我们分离……

余华: 作为一个词语,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 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 也不是来自于进攻, 而是忍受, 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 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张悦然: 少年时的写作, 更像是一种蒙克式的, 带着两只黑邃的眼眶, 双手捧起头颅的呐喊。因为孤独, 只想发出声音, 尖利而响亮的声音。可是它们只是零散的音符, 力量幽微。后来渐渐才知道, 回声和共振的重要。是它们把音符连缀起